



《年会不能停》： 以喜剧道尽辛酸

朱敏

作为“跨年档爆笑喜剧，打工人工发疯嘴替”，电影《年会不能停》踩中社会热点，引发观众共鸣，也让我们看到职场题材蕴含的可能性与感染力。影片讲述高级钳工胡建林(大鹏饰)在集团裁员之际，阴差阳错调入总部HR部门。人人都看出他是个外行，却没人敢戳破这位“空降兵”。胡建林在集团显得格格不入，职位却在“滑稽”状态下一路生花。而裹挟在“错调”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(白客饰)为保饭碗，为其隐瞒，四处周旋，借来外包员工潘怡然(达达非饰)帮忙，在人人自危的“广进计划”(裁员行动代号，谐音“财源广进”)中，开启了危如累卵的职场渡劫。

影片笑点充足贴切，故事清晰流畅。它的好笑不是通过“抖包袱”、讲段子，而是把观众最熟悉的生活戏剧化、陌生化，让观众时而捧腹大笑，时而感动深思。电影中的一切都那么似曾相识，又那么荒诞讽刺。让人不禁想起那句流行语：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。”

“盼星星盼月亮，盼着深山出太阳，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。”马杰接胡建林，嘴上说着“下属”，身体架势却是接领导。两人弯腰握手，谦卑鞠躬，颇像酒桌敬酒；胡建林以识别螺丝型号的笨办法记人名，却因为同事对“炒鱿鱼”的恐惧，引发全员对“那个叫我名字的男人”的恐慌。员工想象中，胡建林化身金角大王，只要应和他的呼唤，就会被吸入裁员计划的葫芦中；周围人逃避甩锅，胡建林主动揽活，把“优化”当好词，给即将被裁的老员工升职加薪，却意外推进了“广进计划”；员工培训，他拒绝假大空，认真教大家做锤子；与董事长窗前寒暄，却因灯影错位，坐实了“私生子”的传闻……种种误会和身份错位，加深了现实语境下的荒谬感。

影片就像一面职场“照妖镜”，照见当代职场的众生相。从“工厂”到“大厂”，从“蓝领”变“白领”，“草包”胡建林频频出错，却一路开挂，连升三级。片中有“对齐颗粒度”“垂直矩阵”“形成闭环”“底层逻辑”等职场黑话；有“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关键的问题”“后台数据管理是管理后台数据”等“废话文学”；公司用免费食堂、健身房、休息室，鼓励员工“自愿加班”；领导说话含糊让下属揣摩，中层忙着互相甩锅，底层和外包员工拼命干活；天台上，马杰控诉胡建林的台词戳心窝：“卖职位的是副总，搞竞争的是总监，送钱要调岗的人是你们供销科科长，膨胀了的是你胡建林，整个事情中就我一点错也没有。”但出了事情，他却是“出气筒”“背锅侠”。这些生动的细节，让打工人大入其中，真实而刺痛。

在风格和剪辑上，《年会不能停》节奏极快、信息量极大，117分钟片子拍了近2300个镜头。美学和包装上追求当下性，采用emoji、对话框和PPT，方便观众代入故事，也是在记录时代。还有值得一提的，是电影中有长沙的大量地标元素：橘子洲，湘江水，银盆岭大桥，高楼林立，背街小巷，人间烟火……让观众们仿若置身网红城市长沙，感受到这座青春之城的魅力与活力。

在导演董润年眼里，《年会不能停》是讲述理想主义者的现实主义电影。胡建林是打工人的幻梦，是理想。马杰是打工人人本，是现实。潘怡然是打工人的局外人，是旁白。很多观众认为电影的结局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，但却给人以细思恐极的留白：“让本不该失去工作的人回来”，解释权在董事长，谁能知道最终结局？300名工友的饭碗保住了，剩下那5700人呢？就算300名工友的饭碗现在保住了，一年两年后呢？

用喜剧道尽辛酸，将痛苦戏谑表达。《年会不能停》对打工人生存环境的真实复刻，同时戳中了观众的痒处和痛处，让人既畅快大笑，又心酸不已。演员们的呐喊和控诉，给了疲惫前行的打工人心贴心的慰藉和前行的勇气。这，或许就是电影最大的功用吧。



年豆腐

张雄文

儿时的新年爆竹声里，去外婆家拜年，最美不过是能吃到年豆腐。

外婆家在邻县，与我家所在村多数小伙伴的外婆家不同，因为远而有了神秘感。一年通常仅走一回，得到镇上坐当时很稀罕的火车去，那种每个小站都要停老半天的绿皮慢车，“咣当咣当”喘气两个多钟头的车程，我一去外婆家便要住上好几晚。村里伙计们的外婆家多在附近村子，一上午能打两个来回，甚至去后山砍柴也能遇见地里忙活的舅舅，“频来亲也疏”，早没了新鲜感。

外婆家与我们这里完全是两个语系，初次见面的两地人，似乎都对方哇啦哇啦说“日语”。相较而言，曾长久处于“化外之地”的话更土。外婆家那里人称鸡蛋就是普通话里的“鸡蛋”，仅声调有些变化，我们则莫衷其妙叫“guo”，字典翻烂也没有的字眼，等同于“国”字的发音而已。

外婆家的饮食习俗也与我们颇不同。有几样过年的家常特产更甘美异常，居首者当属炸豆腐。年关逼近时，选一个晴和日子，舅舅舅母用自家房前屋后种的黄豆磨制好雪白如银的豆腐，切成或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薄片状，放入柴火上舔着火苗滚得正欢的油锅，焦黄松软时捞出来，拿筛子盛着备用。这时早已芳香四溢，一村老老少少都吸溜鼻子，揣测哪家的炸豆腐大功告成了。

外婆家的乡间，家家种有黄豆，年里也便家家有了多少不一的炸豆腐。自家做饭或来了客人，半碗肥瘦

搭配的猪肉里放上半碗炸豆腐，锅里翻炒一阵，油盐和红椒粉外不需任何别的佐料，满满一碗盛在桌上，便成了一桌人最抢手的菜品。肉不再单一的肥腻，夹杂着些许豆腐的淡淡清香；炸豆腐也泛着油光，咬一口，油水涌出来，比肉的味道更美。那时多半人家日子清寒，一年难见几颗肉星，年里却也能饱餐几顿大鱼大肉。骤然猛补，肥腻不堪，几天下来常年贫瘠的胃也受不了了，像地头撒多了农家肥或尿素的一根苦瓜藤，蔫了拉几的。炸豆腐却不温不火，兼有荤素之长，老少咸宜，最受青睐。

外婆家一带的习俗是过世了老人才特意磨制豆腐，“吃豆腐”是办丧事的讳称。乡邻田间地头相遇，问一声“今天去吃豆腐吗”，对方便知是某个老人不幸升天，得去挂祭祭奠了。于是，喜庆的大年里便很忌讳吃豆腐，更不能上桌祭祖。

我对年里的炸豆腐毫无忌讳。到外婆家，满桌的菜看基本不动筷，单捡或藏或显的炸豆腐下手，小山丘一般堆满饭碗，一口能咬下半块，油汁喷涌而出，不一会便沾了一脸，吃得酣畅淋漓，汗出如注。外婆家的表姐妹们多，清汤寡水一年，嘴里早淡出个鸟来，也盼着年里能吃点炸豆腐。见我是远道而来的客，在舅舅舅母们肃然叮嘱里不得不让着，眼睛直勾勾看着我大快朵颐。

“外甥狗，外甥狗，吃了就走。”不只空手，还要兜着走。回家前，舅母们忙着收拾打发的礼物，寻常百姓家没有高大上一类，有的是更稀罕的特产，首先便将大包炸豆腐塞进我带来的旅行袋里。旅行袋鼓鼓涨涨不够装时，还要找来纤维袋，乡里常见装尿素的那种，乡里人多不讲究，洗净后能囫圇吞下许多出门远行的东西。

带回家的炸豆腐，母亲偶尔也

送些邻家尝尝。年已过完，忌讳松懈，邻家吃了哑巴嘴唇赞不绝口，却终究得来不多，仅止于品尝，他们的孩童便只能到我家晒谷坪，围着我俩和姐妹们的饭碗猛吞口水了。

炸豆腐之下是霉豆腐。外婆家人年前制作炸豆腐时，一些新鲜豆腐登上另一个“屠宰场”，被寒光闪闪的菜刀切成小坨的正方或长方体状，放入陶瓷钵钵里封存，任其发霉。一个星期左右后，豆腐生出厚厚一层绒毛状的浅绿色霉，像当时时尚小青年染就的怪异头发，将其与盐、辣椒粉混合，把自家酿制的白酒放入瓦坛再度密封，坛沿小槽时常添换新鲜的水。一坛可解肥腻的霉豆腐便出炉了。年里来了客，用饭碗盛上小半碗，辣椒鲜红耀眼，置于鱼肉满桌的边角，却是常获称道的极品菜。这时，主人便笑意上涌，面露得意，开始登上乡间讲坛，抿一口水酒，滔滔不绝开讲霉豆腐的制作心得。

是豆腐，还沾了一个“霉”字，不止我们一村闻所未闻，没有谁家做过，从外婆家带回时，在杨家滩曾呆了多年的父亲也皱着眉头不让上桌。我们兄弟则百无禁忌，一坨咸咸辣辣的霉豆腐能就好几碗米饭，小伙伴馋得用肥厚滴油的鸡腿央求也不换。父亲是过来人，知道霉豆腐味道不错，到底禁不住诱惑，几顿饭后先是浅浅一尝，后来索性放开政策，正式允许上桌。来客时还当一道佳肴隆重推介。

绵绵阴雨里，年味又开始随炊烟袅袅飘荡。远隔外婆家两百余里，外婆与舅舅们也早仙逝，我似乎仍闻到了浓浓的年豆腐味……



邓文慧

卖春联的大学生

龙年快到了，长沙雨雪交加，我想起了自己走村串户卖对联的往事。30年前，我在岳麓山下上大学。寒假就在眼前，怎么样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，引起了我的思考。干什么呢？室友们讨论好几轮，真没什么好干的。

难道一个读书人，只能回家吃干饭？我不服气。利用考试间隙，我决定走出校门，上长沙五一商圈逛逛，说不定有思路有商机呢。平时铺排各类图书的黄泥街书市，春节前变了脸。一堆堆的门神和福字，一桌桌的春联，满街的红红火火，满街的迎春喜庆，令人眼睛发光。这不是我正想要的么？读书人卖春联就是卖字画，不丑，对口啊！

我选了四副自己喜欢的舒同体春联，开口就是400副，老板说以最低价1元一副批发给我，还美其名曰：支持大学生创业。

400副春联，足足有50斤，分成两大包。我从黄泥街提到五一广场，下车后，又提20多分钟到宿舍。放假后，我又提着上火车，再转两趟车，才到家。那真的累人，但想到寄回来邮费太贵，而且不知何时能到家，没有把握，反正自己有的是力气，选择自己带货牢靠。

母亲见我寒冬腊月，提得满头大汗，便问我，提的是什么宝贝。我回答：你从小不是教我要好好读书嘛，说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这不，带了两坨金子回来呢？我急忙把包装打开，四大卷红纸黄字春联呈现在母亲面前。母亲哈哈大笑：原来是一堆纸黄金啊！

离过年还有十来天，天气又好，母亲天天催我去把纸黄金变现。出发前，我做了些功课。县城和集镇，有固定的商家，且品种多样，没有我的市场。我选择去广袤的农村，走村串户，上门直销。农村又分经济活跃的丘陵地区和相对贫困的山区。

我用母亲买菜竹篮装春联，向母亲借些零钱，在母亲的赞许眼神中出发了。一出门，我选择自己早听说过，但没去过的大村落，且离家较远，以免遇上熟人，面子上过不去。一进村，逢门便进，称叔叔喊阿姨，提篮叫卖。若对方有意，则立马找块平整干净的地方，迅速铺4副春联，并逐一讲解寓意。有村民指出这字体，弯弯扭扭的，没见过，春联不好看，农村不喜欢。我只好笑着解释：这是大书法家写的呢，不要，还要谁写的呢？

有时挺尴尬的，刚把春联

铺好，起了一阵风，薄薄的红纸就像纸飞机，飞得满屋都是，我只好双手按住两头，抬头释意，博得同情。有时主人家的鸡嘎嘎叫着，跑过来拉一摊粪便，恰好落在春联上。有时围观的小屁孩，出于好奇，有意无意在红纸上来回踱步。让你忍俊不禁，内心叫苦不迭。

但在大村落就有大市场，要么几百户的大村一副卖不出，要么一下卖出几十副，还缺货，第二天又来。

在山区又是另外一方景象。有一天，我登上一座山，不想转了老半天，把十几户人家走完，才发现仅有一户人家开门。下午两点钟了，我饿得肚皮贴后背。我问这户唯一在家的老奶奶，是否有吃的，愿意付钱。老人家说：吃个便饭要什么钱喽，你来就是看得我们起，请还请不到呢。说着，从柴火坑上提出黑黑的鼎锅，锅里有一碗饭，饭上有几块油渣，说是等老头子回家吃，上山挖树兜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

我吃掉一大半，临行要送老奶奶两副春联，她坚辞不要。

卖春联，收获感动，还有情义。记得过小年那天中午，我刚到一个集镇，正考虑往那个方向走。一辆上海开过来的长途客车正好停下，我看见三个表哥陆续下车，大包小包的，一脸疲态。他们望见我，也十分奇怪，感觉在问，上大学的怎么卖春联了。我送他们每人一副春联，作为新春祝福，笑眯眯赶回家过小年了。直到现在，已是爷爷辈的表哥们依旧记得我当时的举动。

有一天，我特意翻过山到了邻县，那有我爷爷的好朋友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杨公公。我沿途一路问过去，打听上十人，最后一位热情的村民带路，沿着水岸边的小路，走了3公里，才到达深山老林里的杨家。一进土坯屋，我一开口叫一声公公，老人家就说，是邓老板家里的人来了。灶上烧着一个大蕪根，靠人的这边已经烧黑了，还冒着零星的火星，一个瓦壶煨在火坑里。公公收起纸牌，要婆婆去倒茶。婆婆拿出几个竹筒杯子，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茶，那茶的醇，终身难忘。这对80多岁的老人，如神仙伴侣，令人震撼。

大年三十，春联售罄，盈利400元，赚了三个月的生活费。从此，在老家，我多了一个绰号：卖春联的大学生。



雪晨

刘起伦

“那些出发的人让他出发，那些固守的人让他固守”这是雪天的早晨，思绪中突然冒出的诗句，虽然，希望出现的鸟群没有如期出现，但朝阳让天空之境的蓝开始燃烧，这就是雪晨，所谓火树银花，是万顷朝霞，在此刻，倾洒在万顷雪地之上，那些于风中努力站直身子的人是，雪在燃烧，烧掉一个人落寞的挫折感，我来到旷野雪地，沐浴晨光，呼吸沁甜的空气，我想在辽阔的雪原吆喝一声，但忍住了，我站直了，也是一棵树，昂扬着积攒六十年光阴的头颅。

年味从乡愁中飘出

丁恩文

奔波了一年的岁月，被父亲用手捏出了乡味，叫喊了一年的乡愁，被母亲用炊烟煮出了年味，满是年味的村庄，被树木摇落了一地的月色。

从乡愁中醒来的梦中人在拾缀满地的月光，母亲把沾满月光的柴火放进了灶台，一顿年夜饭，被母亲喂进了兄弟姐妹的心里乡味，从年味中轻轻跃然。

父亲的笔下，年味跃然于纸上，喜庆从乡愁中飘出，在父亲的笔下凝结成文，贴在爬满岁月的墙上，就能散发出新春的气息。

母亲用乡愁熬煮了一年的呼唤，岁月被年味浓浓地浸染，甜透了人间的欢声笑语，年年岁岁，时光荏苒，一辈子并不遥远，一顿温暖的团圆饭，便能让你怀揣千年乡愁，年味从乡愁中飘出，醉了天地，美了人间。



时间的温度

李零

每当寒风呼啸、冬雨凛冽的时候，我在每天必须经过的五一大道旁，观察年终将至的新变化，试图概括出全年的光谱。

拉着拖箱匆匆过的行人，像是刚下高铁的旅客，从上一个目的地来到这个目的地，在紧凑的日程中，追逐“山河依旧，朕已阅”的年轻奔放，在早已塞满的行囊外，加挂梦想和远方，不辞疲惫地走出一条比脚步还远的征程。

城市的喧嚣在春节将近时，迎来张灯结彩的高潮，到处悬挂着大红灯笼、张贴着朱红横幅，将一年里积累的努力付出，用最奔放简洁的几个字宣扬开来。无数的场景都复制着“庆祝传统节日”，简单的重复，生发加重的冲击，无论何时、何地、何人，映入眼帘的红底金字，都会令人由眼入心的澎湃。红色是传承千年的春节暖色，也是每个中国人埋藏心底的底色。一串串红色鞭炮炸响的时候，是为祈祷和希望一声声热烈的鼓掌。

城市是演义故事的戏台，春节的临近，宣告了一出大戏暂时告一段落。当幕布徐徐拉上，故事里的角色，纷纷洗掉画着的脸谱，没有了伴奏的催促，节奏由自己掌握，轻重缓急依次到来，才是生活的本真；没有了角色的戏份，我们还还原成为生活在人间烟火中的父亲、母亲、丈夫、妻子、儿子、女儿等，以社会责任为标签的身份，从容不迫地过着一日三餐、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。也会在心血来潮时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写几句把自己感动的文字，喝一场烂醉如泥的饱酒，给重复单一的生活加入可控的变数。

暑假那场旅行积攒的热烈温情，到了年底还散发着时间流逝后的温存。星辰之下，我们都是凡夫俗子，我们将一年都舍不得休的年假，留给最亲密的家人。出发的那一刻，我们像没有房贷的丰盈者，不需要为旅途的资费而捉襟见肘。手机上定时会响的闹钟，已经暂时被删除，让清晨射入宾馆的阳光，成为最温柔的召唤者在伸懒腰的时候，寻遍口碑里传递的美食，让这座新认识的城市为你的千里奔赴接风洗尘，为月亮升起的时候，主动忘却回家的路。

逛一座城市的博物馆，在一件件泛着陈旧光阴的物件中，破译城市深厚历史的密码，让书本上的某个词汇、某段句子，成为眼前可触可感的尊尊铜器、一件件画轴，它们流淌着源远流长的自信，这座立体可感的城市，已经被印刻在脑海里，成为回忆过往的索引。看一下隐秘在市井中的菜市场，如果说博物馆是活着的“历史”，这里才是“历史”地活着，摊位上鸡鸭鱼肉的种类和品质，代表着这座城市幸福指数，那些从未见过的水果、蔬菜，化作富含维生素、纤维的生命必需品，生长出一座城市特定的性格。

收拾一年里值得回味的瞬间，保存那份像梦一样的温情，我们看见过、经历过、体验过，生活的所有细节，不代表就是生活的本身，光阴岁月里让人温暖的瞬间，才是催人奋进的光束，时间会不断发酵，裂变成星星点点的无数个转身、迈步。

从年初到年尾，奔走在路上的人，用无数个快递单、外卖单和业务单实现了成家立业，从此在长沙安家扎根，成为一年里时光眷顾的奋斗者；攀爬上坡上的人，用无数次的失败，登上一个个事业的小山包，续写了“虽败犹荣、屡败屡战”的个人战绩；经历风雨彩虹的人，品尝了早餐的足份、正餐的丰盛、夜宵的肆意后，在腰部扎牢一圈圈肌肤的年龄，那是幸福的重量，也是时间的分量，在自我回顾历程中，堆满了欢乐与自责。看过大风大浪的人，站在夕阳的余晖下，追忆浓郁的缕缕青丝逐渐稀疏变白，从“小陈”变成了“老陈”，再到“陈老”，仿佛就在桃花盛开与雪花落下的一瞬间，岁月深深耕植在额头的皱纹里，将沟壑纵横的一生演绎得从容不迫。

如果要给一年的光阴，概括出一个关键词，会有无数的镜头闪过我的脑海。阳光、风雨、微笑、哭泣、拥抱，每一个词汇背后都储备着无数个感人的故事，甚至我们自身便是其中的主人公，这一道道温暖的微光，汇聚成拖箱里的他乡特产、春联上的真挚祝福、旅途中的额外惊喜和征途中的一份力量，我把这些理解为“温度”，将“度”字的最后一捺从2023年画到2024年。



谭纯武 供图